

目目
初初

日日夜夜

第一章

一個消瘦無力的女人，倚坐在雜屋底土牆邊，用種疲憊了的沈靜聲調，在敘說斯大林格拉被焚的情景。

天氣乾燥，遍地灰塵。微風在腳下捲起一股股黃色塵土。女人光着腳，雙腳被燒壞了，她一邊說話，一邊就把熱灰往赤紅的腳掌跟前撩拂，好像是藉藉此止痛似的。沙布洛夫大尉望了望自己沾滿塵土的重皮靴，不由地從女人面前向後退了半步。他身軀高大，肩臂固然寬闊，但體格總嫌過高；按他那高大微曲的身姿，平淡、森峻而幾乎是嚴肅的神色看來，不知怎的很有些傳奇時代的高爾基。

他默默地站着，一面聽那女人講話，一面掠過女人頭上，逕直往鐵邊小屋旁的草原上望去，那裏正在起卸軍車。

草原那邊有個鹹水湖，它在陽光照耀下，明淨得像條白帶，這全副景色，卻如天涯地角一般。現在正是九月，此地係通斯大林格拉的最後一個火車站。前去到高爾加河岸則須步行。這一市鎮因鹹水湖得名，也叫做愛爾屯。沙布洛夫無意中回想起了，還在學校時就已背得爛熟的湖名——愛爾屯和巴什孔卡克，過去一個時候，這只是學校地理課上的名詞。但現在，看，這一片矮屋，塵土飛揚，偏僻的，道支綫，却就是愛爾屯。

那女人總在叨叨不斷地談述她那顛連不幸的生涯。雖然她所說的還是那套舊話，但沙布洛夫聽到，不覺萬箭鑽心。以前女人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哈爾科夫到法魯依克，從法魯依克到俄

索什，從俄索什到波古卡西，本也這樣哭過，他一般見她們如泣如訴時，心裏總覺得是羞慚與厭倦摻成一團。而今在這窩爾加河東的空曠草原上，在這好像是天涯地角的極邊處，從這女人吐出的哀腸中，所能感覺到的已經不是責難，而是絕望：因為這草原上，若干里內已成一片焦土，既無城市，也無河川，由此前去，業已無路可走了。

「呃，人們都被趕到那裏去了啊？」他不由地咕噥着。最近幾天幾夜裏，當他從柵車前台上矚目草原時，這種莫名究竟的悲鬱心緒，就已充塞在這句話中。

際此倏忽間，他的心裏是很痛苦的；但他一憶及他現在與國界間之這可怕的距離時，他所想念的，倒不是他怎樣從那裏退到此地的情景，而是他怎樣要從此地打回那裏去的一切。在他這憂悶不樂的心懷中，含着有俄羅斯人所特具的一種特別倔強性，這種倔強性是絕對不容許他及其同志們，在此全部戰爭中偶爾放棄這「打回去」的可能的。

而現時是非打回去不可了。此刻他在愛爾屯陡然感覺到，這裏正是最後的界限，再往後退是絕對不成。

他望了望從車箱裏匆忙下車的兵士們，他很想儘快地沿着這條塵土道路開到窩爾加河岸，只一渡過河去後，立刻就會毅然決然地感覺到，再渡回過河來是決不會有的事。他個人的命運就決定在河之西岸，城在俱在，城亡共亡。假定德寇佔領了斯大林格勒，那他一定死，若是不讓該城失守，他也許可以從此獲生。

這時，坐在他腳邊的那個女人，還在繼續講述斯大林格勒的情形，逐一列舉被毀被燒的街名。這些名稱，沙布洛夫固不熟悉，但對這女人說來，却別有深意。她既知道現在被燒燬了的那些房屋建在何處，築在何時，又知道此刻毀去構架街壘的樹木，是於何時何處種植起來的；這一切一切都令她惋惜異常，彷彿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這個大城市內，而是發生在她自己家裏，其中她所熟識的私人東

西，都被毀滅得傷心慘目似的。

然而關於自己家裏的事，她倒是一句話也沒提到，沙布洛夫聽她講述時，却一度想道，自戰爭以來，他實際上很少碰見有人憐惜自己失落了財產。並且戰爭愈繼續下去，人們就愈少回憶自己丟掉的房屋，而同憶得愈多愈倔強的，則只是自己所離開的城市。女人用頭巾角擦去眼淚後，就縱開她那疑慮甚久的眼光，輪視了身旁所有的聽衆一番，沉思而篤信地說道：

「該要花多少錢，費多少力啊！」

「什麼力呀？」馬上有不瞭解她的話意，從旁質問。

「再來通通修好的話，」女人隨便回答一句。

沙布洛夫問到她本人的情形。她說：她的兩個兒子早已就在前綫，一個兒子已被打死，丈夫和女兒，大概留在斯大林格拉。當城裏開始被炸起火時，她已是一個獨人，從此以後，關於他們的情形，她一點也不知道。

「您是到斯大林格拉去的麼？」她問。

「是的，」他也不管其中有什麼軍事祕密，居然答道：因為如果不是開到斯大林格拉去，又爲什麼這列軍車此刻能在這一偏僻的愛爾屯車站下軌呢？

「我家姓克里勉科。丈夫名依萬。瓦西里維奇，女兒叫做安娘。也許您在那裏可以碰見的，」女人微帶希望的說道。

「也許見得着，」沙布洛夫憤然回答，他以爲事實上或許有種種偶然的機會見得着他們，因爲戰爭時期在彷彿是決不可能的場合下，也常常有這種種偶然的事情發生的。

全營都決下火車了。沙布洛夫與那女人告了別，從街頭備給紅軍戰士的水桶中，舀起一杓水喝了後，就到鐵路路堤那裏去了。

戰士們坐在枕木上，脫下皮褲，早晨餓得口乾，只是和乾着腸。這時營裏兵士中，散佈有一種常聽可笑的傳說，隊伍一下車之後，馬上就要向前開進，所以大家都忙於做完各人所尚未做完的事情。有的在吃東西，有的在縫補破爛了的制服，有些人就在抽煙。

沙布洛夫沿着站旁鐵道綫，走了一趟。團長巴柏芝科所在的那列軍車，馬上就應開到。但在團長未到之前，却有一個問題須待解決，就是沙布洛夫帶領的這一營人，是不待其餘各營到達，即向斯大林格拉開拔，抑或今晚就在此地宿營，候全團到齊後，明晨一同開進呢。

沙布洛夫沿鐵道踱着，一面注視那些後天就要同他一塊去參加戰鬥的人們。

他按面貌或姓名，熟識很多的人。這些都是「沃龍涅什」的戰士，——他內心裏這樣稱呼那些還在沃龍涅什附近，就同他一塊作過戰的戰士。其中每個人都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對這些人無需多加解釋，一有命令就堅決執行。

他們知道，當飛機上的炸彈黑點點的直向他們飛來時，就應當臥下不動；並知道，要是炸彈向遠處墜落，這時就可以從容不迫地觀察炸彈下墜。他們也知道，在迫擊炮炮火下，臥在原地不動與爬向前去，兩者的危險性是差不多的。並且知道，敵人坦克首先是打擊那些逃避開的人，而德寇自動槍手在兩百米遠距離射擊時，多半總打不死人，而是嚇人的。

沙布洛夫營裏，這樣的人要佔三分之一。其餘的，則是些沒有經過戰鬥的新戰士。在一輛尚未卸完軍用品的車箱近旁，有個紅軍戰士站着守衛，他那近衛軍人的外貌，稠密深黃的八字鬚，像兩把尖矛，左右翹起，遠遠就引起了沙布洛夫的注意。當沙布洛夫一走到他跟前時，他就警惕地持槍立正，連不霎眼的正視着大尉。

從他這立正站着，身繫皮帶，手持步槍的種種姿勢中，完全可以覺到，他那種非從軍多年不能辦到的老兵風度。沙布洛夫直至本師改編以前，幾乎記得所有同他一塊在沃龍涅什附近作過戰的人員面

貌，但却記不起這個紅軍戰士來。

「你姓什麼？」沙布洛夫問道。

「孔留珂夫，」該戰士急促回答之後，又目不轉睛地望着大尉。

「作過戰麼？」

「作過。」

「在什麼地方？」

「在普熱密什爾附近。」

「原來，從普熱密什爾就退却起呀！」

「不，是進攻。」

沙布洛夫驚異地瞥了他一眼：

「什麼時候？去年麼？」

「不，是一九一六年。」

「原來這麼回事。」

沙布洛夫仔細地打量了孔留珂夫一番。他的神色森嚴，幾乎莊重已極。

「這次戰爭中，早就到軍隊裏來了麼？」沙布洛夫問。

「不，還不到一個月。」

沙布洛夫滿意地再望了望孔留珂夫的健壯姿態，就向前走去了。

他在最後一輛車箱近旁，遇見了在那裏指揮卸車的大營參謀長馬斯林尼可夫中尉。馬斯林尼可夫向他報告說，經過五分鐘後，列車就可以卸完，然後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方手錶說：

「大尉同志，可讓我對對你的錶麼？」

沙布洛夫默無一語，即從衣袋裏掏出掛錶，錶帶用英國式扣針扣着。馬斯林尼可夫底手錶慢五分鐘。他帶着滿不相信的神情，望了望沙布洛夫那隻玻璃破裂的舊銀錶殼。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

「你放心，對對準吧。第一，這還是我父親的錶，「浪波爾」牌的；第二，你却要習慣習慣，戰爭中，長官們的時刻總歸是準確的。」

馬斯林尼可夫又向這兩個錶上看了一看，然後就把自己的錶針移準，行了一個軍禮，請准其自便。此次他被指定為該列車衛戍長，隨車行駛，車到達後又指揮卸車，這是馬斯林尼可夫到前線來的第一次任務。他在愛爾屯這裏，就覺得戰線已經逼近。他在預警戰爭的味道，心裏很着急，他覺得有些慚愧，戰爭開始好久，自己都沒參加。至於沙布洛夫今天所委託他的一切事情，他都執行得特別精密仔細。

「好，去吧，」沙布洛夫經過片刻沉默之後說道。

沙布洛夫望着他這紅潤興奮的、孩子式的臉面，心裏却驚愕地想道：再過一個星期，當污垢、疲困、殘酷戰壕生活的全部重担，第一次壓在馬斯林尼可夫身上時，他的面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一個小火車頭，氣喘喘地把等時很久的第二列軍車，拖往了副軌道上去。

團長巴柏零科中校老是那麼急忙，不等火車停住，即從一個客車箱的踏板上跳下車來。他跳車時，有隻腳摔痛了，於是一面咒罵，一面顛跛的，向那急步迎來的沙布洛夫走去。

「列車卸得怎樣？」他皺着眉頭，連聲都不望沙布洛夫，蓋然問道。

「都卸完了。」

巴柏零科兩面一望，列車確實是卸完了，但巴柏零科仍然保持着陰鬱面貌和嚴厲聲調，他認為在同部屬講話時，應分如此；而此刻爲了撐持自己的威信，要來點什麼吹毛求疵，也非如此峻詞厲色。

不可。

「您在幹嗎？」他厲聲問道。

「等候團長命令。」

「等候命令，倒不如讓大家吃點東西。」

「如果我們馬上開進，那我就決定在第一次休息時，讓大家吃東西；假若我們今天在這裏宿營，那我就準備一小時後組織一頓熟食給大家吃，」沙布洛夫習慣地拉長語句，不慌不忙回答，在因為他有這種從容不迫的性格，所以急躁成性的巴柏琴科就特別不喜歡他這點。

中校默默無語。

「團長命令他們此刻就吃東西麼？」沙布洛夫問。

「不，到休息時再吃。不要等候他營到齊，馬上出發。下命令站隊。」

沙布洛夫把馬斯林尼可夫叫來，要他負責指揮站隊。

巴柏琴科蹙着眉頭，一聲不響。他慣於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親自去幹，大概正因為這樣，所以他總在奔忙，總是忙不開交，並往往來不及把事情辦好。

本來，當營長的人並不一定要親自去集合行軍隊伍，但沙布洛夫既把這件事委給別人，而他此刻却安然自在，若無事然，站在團長旁邊，這點確使巴柏琴科生氣。

他所喜愛的事，每當他一在場的時候，都屬們都要特別奔忙。可是沙布洛夫夫感從容不迫，竟使他怎的也不能達到這一目的。他轉過身去，開始觀戰這已快排好的隊伍。沙布洛夫就站在他的旁邊。大尉知道，團長不很喜歡他，但這點他業已感覺到了，因而也就不大介意。

他倆又沉默的站了一會。忽然間，巴柏琴科依然同以前一樣，並不轉向沙布洛夫，但却用完全另一聲調，稱他爲「你」，而熱地忿氣說道：

『不行，你看，他們這般混蛋，把這些人弄成什麼樣子了。』

一羣羣從斯大林格拉來的難民，破衣爛衫，困憊不堪，繫着沾滿灰塵的綢帶，重步重步地踏着枕木，從他們身邊走過。

他倆都不由地望了望本團將要開去的那方。那裏同這裏一樣，也是低低的草原，只是前面土崗上捲起的灰塵，宛如遠處騰起的火藥煙似的。

『集合點在銳巴切姆。急行軍，並派交通兵來，』巴柏琴科說，面容仍舊是那麼森鬱，轉身就向自己車箱那裏走去了。

沙布洛夫走上大路。各連已排好了隊。正在整裝待發時，聽到一聲『稍息』的口令。隊伍裏在輕聲交談。沙布洛夫走過第二連時，又看見了那個深黃鬚鬚的孔留珂夫：他雙手揮舞，正在興奮地談說什麼。沙布洛夫走到了他跟前。

『對我們說來，為什麼進攻要比退却好一些呢？』孔留珂夫說。『好處就是，你從東往西走，白天正熱時，太陽只晒你的背；臨晚發涼時，太陽却晒你的臉。準確得很，就像按火車時刻表一樣。』

『子彈也是按時刻表飛來麼？』有人諷刺地問。

沙布洛夫從孔留珂夫跟前走過，就到隊伍前頭去了。

『全營聽我的口令。』

隊伍出發了。沙布洛夫走在前面。草原上一眼望去，都是灰塵，他又以為這是烽煙。然而，也許前面草原上，真的是燃燒起來了吧。

第二章

二十天以前，八月一個悶熱天裏，德寇里赫脫哥芬所率空軍聯隊低轟炸機，一早就臨到斯大林格

拉城的上空。究竟實際上有多少飛機，它們飛去又飛來，一共轟炸了多少次，却很難確定，但據觀察手計算，那天飛臨城空的敵機，前後竟達兩千架之多。

全城都着火了，一直燒到第三天早上。雖然當起火的第一天時，雙方還在城西六十公里的頓河渡口一帶作戰，但斯大林格拉的大會戰，也就跟這天大火一同開始了；因為從此刻起，敵我雙方都望見了斯大林格拉底火光，而交戰雙方底全部軍事計謀，從此就像受到磁石的吸力一般，都被吸引到這燃燒着的城市了。

到第三天，斯大林格拉大火開始熄滅，城裏就騰起了特別難聞的焦煙氣味，這種氣味在爾後城市被圍的幾個月內，是從沒消失過的。燒焦了的鐵銹氣味，木炭氣味，焦磚氣味混成一團，聞起來穢濁刺鼻，令人發暈。煙塵和灰燼，猝然落到地面，窩爾加河上只要吹來一點微風，這些黑灰就沿着火後各街道騰捲，這時城裏又好像在冒煙似的。

德寇繼續在轟炸斯大林格拉，一處一處又着起新火來，可是誰也已不驚奇了。火往往相當迅速地熄滅掉。因為火頭燒完幾棟房屋之後，很快就燎到原已焚燬的街道上，那裏既無物可燒，於是也就自行熄滅。

但城市如此之大，城裏隨時都有地方，都有東西在燃燒着；經過幾天以後，大家就把這種經常的火光，當作晚景中的必需部份，也就習慣下去了。

在城裏開始被炸起火後第十天裏，德寇已經進到離城這樣之近，他們的大炮彈和迫擊炮彈，已愈加頻繁的不僅炸在城郊一帶，並且也炸在城市中心。

到第二十一天的時候，戰況業已進到這樣一種關頭，那時，凡是只相信軍事理論的人，或許會覺得，今後要來保衛這個城市，不但無益，也許甚至是不可能的。城北一帶德寇已進到窩爾加河邊，城南也快接近了。

斯大林格拉城綿長六十五公里，寬處最多不過五公里，德寇差不多已佔領了西郊的全段。

敵人的大炮聲，從早上七點鐘起，直到日落時，還在轟隆不停。戰鬥已進入到這樣一個時機，那時要是一個不明真像的人，來到了集團軍總指揮部，定會覺得一切都是順利的，至少在防禦方面，那總還掌握有極大的兵力。但他把指揮部用的，那張標記有軍隊位置的城市地圖一看，那他就會看出地圖上，這個相當不大的陣地內，標滿了這多担任防衛的師旅番號。他要是聽到這些師旅長用電話發出的命令，他也會覺得，只要把這些命令一一加以執行，勝利就定有保障。爲了眞實去瞭解戰鬥的情況，這位不明真像的觀察人，就應當跑到在地圖上已用半紅圈，標記得精細清楚的各師裏去，實地加以考察。

這些師團中的任何一個師團，都是遠遠從頓河以西，且戰且退來的。兩月來的戰鬥，消耗甚大，此刻按戰鬥兵的人數說來，每師至多等於一營。當時在各司令部裏，各炮兵團裏，各衛生營裏人數還較多，但在各射擊連營裏，却寥寥可數，有的不過十來個人。近幾日來，把各司令部和後方部隊中，所有非絕對必需的人員，全都抽調出來了。衛生員，電話兵，廚師，化學人員，傳令兵都撥歸各團長指揮，不得不成爲步兵參加作戰。雖然集團軍參謀長，一望地圖就深知其所屬各師中的任何一師，現在不懂不成爲師，而且已不成爲團了，但其所據守的陣地範圍，仍舊需要各師，担负着各師所應該担负的戰鬥任務。雖然各級長官全知道這一負担，幾乎是力不勝任的，但他們畢竟毅然決然地，把這力不勝任的負担，加在自己部屬的肩上。此外則別無出路。

如果在前線，要是有人向集團軍總指揮說，將來會有一天，你所統率的機動預備隊，總共不過三百人，那他定會要哂然一笑，那知今天，事實上正是這樣……乘着二十輛卡車的三百個自動槍手——這就是該集團軍總指揮在防線被敵人突破的這千鈞一髮之際，能於用來從城南調到城北、城北調到城南的總預備隊。

集團軍總指揮部位置在城內馬馬也夫崗這高且坡嶺上的地窖與塹壕中，距陣地前緣不過是一個公里。德寇停止了攻擊，也不知是延到傍晚再攻，還是一般決定休息。但據全部情況，特別是這度沉寂的情況看來，不能不這樣判斷：敵人明早一定會堅決舉行衝擊。

「該吃午飯了，」副官費了很大力氣，鑽往一個小地窖內說道。那裏，集團軍的參謀長和軍委委員正在燈光下坐着看地圖。他倆相互望了一望，然後看着地圖，看了地圖之後，又相互一望。假如這個副官不來提醒他們，該吃午餐的話，那他們也許還要在地圖邊坐一個鐘頭，因為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實際情況是危險到了萬分。儘管一切應該做到和可能做到的事，均已籌思盡至，甚至總指揮本人，也到各師去檢查命令的執行程度去了，但始終還是丟開不了地圖——總還想在這塊有線有圖的紙上，突然再找出某種新奇非凡的出路來。

「說吃飯，就吃點飯吧，」軍委委員馬特維也夫說道。按他的性格說來，他是個心境安適、快樂無憂並愛點吃喝的人，那怕在指揮部的旁午紛忙中，他有時也記起吃喝來。

他倆走出地窖，到了露天下面。天色已微微入暮：下面，土崗右邊，一排迫擊炮彈閃爍一亮，在鉛灰色的晚空中，稍映得特別顯明，活像一羣火獸似的。

德寇在準備過夜，對空放出第一批白光火箭，這通常是在標示他們入夜時的前緣陣地。

斯大林格拉人當日所引以自豪的「蔭林園」就經過這馬馬也夫崗，這是一九三〇年斯大林格拉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所倡首建修的。這十年來，他們修造了許多花園，公園，棧道，儼如一條長帶，圍繞着從前這塵土蔽天悶熱窒人的城市。馬馬也夫崗頂上，也種植了很多樹，這些已有十年的細小菩提樹并非有條，排得活像棋盤格子一樣。

馬特維也夫四下一望。這溫暖的秋夜該多麼可愛啊，四周竟突然如此沉寂起來，菩提樹開始落葉，又放出這種交秋的花香，居然使他感覺到，在這樣美妙的夜晚却坐在此地這間獨屋，亦即半已毀

壞作爲飯廳的小房子內，簡直是荒謬絕倫。

「喂，」他對副官說，「你叫人把桌子搬到這裏來，我們就在菩提樹下，來吃午飯吧。」

從廚房裏搬出了一張跛脚桌子，鋪上了桌布，擺好了兩個凳子。

「將軍，請坐吧，」馬特維也夫向參謀長說，「好久沒有同你在花園菩提樹下吃飯了，恐怕很快還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他立刻回頭向遭火的城市，望了一望。

副官端來了兩杯茶。

「將軍，你記得嗎，」馬特維也夫說道，「在莫斯科索科里尼克公園中，那露天曲廳附近的情景吧，就像是些用葺齊了的丁香樹圍成的小舍；每個小舍裏放有一個小桌，幾個小凳，還擺有火壺：多半是全家人到那裏去遊逛。」

「哎，那裏蚊蟲多極了，」這位對抒情詩不表同情的將軍說道，「全不像這裏。」

「對，不過這裏沒有火壺，」馬特維也夫辯了一聲。

「但也就沒有蚊蟲啊，」將軍固執地回答，「可是那裏的曲廳確實不錯，簡直玩得走不出去。」

馬特維也夫望了望下面就在他們背後的城市，不由地嘻嘻一笑：

「曲廳……」

下面的確就是那些縱橫錯綜的漫長街道，儼如曲廊一樣。正在這些街道上，在解決無數人的命運中，就得來決定內面一個關係重大的命運——軍隊底命運。

副官在黑暗中急忙跑來。

「波貝洛夫從東岸派人來到了，」他說話的口氣，證明他還是氣喘喘的跑來的。

「他們在那裏？」馬特維也夫激聲問道。

「跟我來。少校同志，」副官叫了一聲。

在黑暗中難於分辨的一位高大個子，同他並肩出現着。

「遇見了麼？」馬特維也夫問。

「是，」少校回答「遇見了。波貝洛夫上校命令我向總指揮部報告：他已遇見了，部隊立刻就要開始渡河。」

「好了，」馬特維也夫說道，接着就輕快地吁了一口氣，站起身來，移開凳子。

在最近這幾小時內，使他，使參謀長，並使他周圍所有的人都焦慮萬分的一個問題，此刻解決了。

「總指揮還沒轉來麼？」他問副官。

「沒有。」

「你立刻就到各師去找，一找到他，就報告說：波貝洛夫已遇見部隊了。」

第三章

波貝洛夫上校還在清早就被派去迎接沙布洛夫營所屬的那個師，並催促該師前進。波貝洛夫中午時，還未駛到中阿黑土巴，就在距高爾加河三十公里地方，遇見了這一師人。他所首先接談的，正是走在該營先頭的沙布洛夫。上校問過沙布洛夫這師的番號，並從沙布洛夫口中，知道師長還在後面很遠的地方，於是就急忙坐上那輛已準備開動的汽車。

「大尉同志，」他對沙布洛夫說，並帶着疲倦而鎮靜的神色，望了望他，「用不着向你解釋，爲什麼你這一營人，定要在下午六點鐘時，到達渡河點。」

他沒有多說一句話，就把汽車門一揀，向汽車夫點了點頭，示意開車。

晚上六點鐘，波貝洛夫轉到岸邊，沙布洛夫已在那裏。這一營人經過疲憊的行軍之後，到達河岸時，亦如往常一樣，隊伍不甚整齊，前後略為拉得長些，但當先頭部隊已望見窩爾加河後，不到半點鐘的光景，沙布洛夫一面等候命令，一面就及時把全營人分佈到岸坡溝凹一帶休息去了。

沙布洛夫既把該營安排在岸邊等待渡河，自己就坐在靠水邊的木頭上休息，波貝洛夫上校也坐到他跟前，打開漂亮的紙煙盒，拿出不知從那裏弄到的「北樓」牌香煙，請他吸煙。

他們都吸起煙來了。

「那裏怎樣？」沙布洛夫把頭向河右岸那方一點，問道。

「困難，」上校說。「困難……」第三次又小聲說道：「困難」，彷彿這個一言已盡的字眼，是沒有任何話可來補充了。

如果說，第一個「困難」是指一般的困難，第二個「困難」是很困難，那麼，最後小聲說出的那個「困難」則是驚人的困難，到了極點的困難。

沙布洛夫緘默的望了望窩爾加河右岸。看，它也同俄羅斯所有河流的西岸一樣，又高又陡。沙布洛夫在這次戰爭中所經過的一件永是不幸的事，就是俄羅斯所有河流的西岸都是陡峭，東岸都是平坦的，並且俄羅斯所有的城市，如基輔，斯摩稜斯克，德涅泊爾彼得羅夫斯克，莫吉利沃，羅斯托夫——任何一個能於記起的城市，都在大河西岸。因為它們背着河，所以從前防禦時困難，又因為它們是在河西，將來收復時也是困難。

天色開始漸黑，但能清楚看到，德寇轟炸機在城市上空，旋來旋去，衝進衝出；高射炮彈的爆炸火光稠密密的，像細小的雲團掩蓋着天空。城南一個大糧食堆棧着火了，此地甚至都可以看見火煙熊熊上騰，在它高大的磚製通氣筒裏，空氣流動力想必是很大的。

至於河東乾草原上，更有成千累萬、飢餓得急求那怕是一塊麵包殼的難民，往愛爾屯方面走去。此時沙布洛夫所觸景興懷的，已經不是關於戰爭可怕和戰爭無益這種古今來的一般結論，而是這仇視德寇的簡單明瞭的感覺。

晚間天氣已現幽涼，但沙布洛夫經過草原的炎熱太陽和塵土路上的行軍之後，總還是不甚清醒，不斷地想喝水。他從一個戰士手裏拿來鋼盔，沿着斜坡踏着輾沙，走到窩爾加河水邊，舀起清涼水來，貪婪無思地喝着。當他覺得身上已經涼爽一半，又舀起第二次，迨至嘴脣正接近鋼盔，陡然覺得有種極其平凡，但又非常鋒銳的思想一湧而至，使他不勝驚異：窩爾加河底水。他喝的是窩爾加河的水，同時他又置身臨戰境。窩爾加河與戰爭，這兩個概念，按其全部明確性說來，彼此間怎樣也聯繫不起。在他童年時代，在他學生時代，在他全部生涯中，對於他說來，窩爾加河乃是這麼心愛，這麼真確的俄羅斯的東西，那知此刻站在窩爾加河北岸飲着窩爾加河的水時，而窩爾加河的彼岸却是德寇盤踞着，他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怪現象。於是他就懷着這一新的感覺，沿着斜坡攀登到波貝洛夫上校繼續坐着的的地方；波貝洛夫瞥了他一眼，似乎在回答他這隱匿着的問題，而凝神沈思地說：

「呃，大尉，窩爾加……」接着他伸手向河的上游一指，補充道：「看，我們的小火輪帶着駁船駛下來了……」並擺起專門家的眼光，又一次聚精會神地望了望說：「能裝一連人帶兩門大炮……」十五分鐘後，小火輪拖着駁船靠岸了。沙布洛夫同波貝洛夫走近這倉卒築城的木碼頭，隊伍應在這裏上船。

橋板兩旁聚集有很多戰士，人們正從駁船裏搬運傷兵上岸。有些傷兵在呻吟，但大多數都沉默無語。一個年輕的看護婦在些抬床中間，忙來忙去。

十多個尚能走動的傷兵，也緊接着重傷者後面，下了駁船。
「帶輕傷的，怎麼樣少，」沙布洛夫向波貝洛夫說。

「少麼？」沙布洛夫反問一句，微微笑了。「到處都差不多的，只是有些還沒渡過河來。」

「爲什麼？」沙布洛夫問。

「也可以這樣說：他們之所以留在那裏是因為種種困難，也因為情緒磨熾，並且因為戰鬥激烈。不，我對您說的不是這層。大概，這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渡過河去，到第三天後，您自己就會懂得，到底是爲什麼。」

第一連戰士開始從橋板走上駁船。這時却發生了一種沒有見到的複雜情況。原來，岸邊聚集得有很多人，他們都要在此刻上船，硬要坐這趟渡到斯大林格拉去的駁船。有個是出院歸隊的，有個剛從糧站上運來一桶燒酒，要求連人帶酒都運過河去。又有個健壯漢子抱着一口重箱子強求沙布洛夫，說這是一箱地雷雷管，如果自己今天不把這運過河去，那就會殺他的頭。另外還有一些人簡單是因為有事早晨渡過河來，現在要儘可能快轉到斯大林格拉去。

任何勸說也不發生效力。據這班人說話的口氣和臉上的神情看來，怎的也難臆料到，他們所急於要去的右岸，乃是一個被圍的城市，那裏街道上，隨時都有炮彈爆炸着。

沙布洛夫本着他固有的鎮靜態度，決定把攜帶雷管箱子的人，和那個運來燒酒的軍需員，裝上船去，拋開了其餘的人，要他們坐下一趟船。

最後來到他眼前的一位看護，她剛才坐這駁船從斯大林格拉來，並將船上載來的傷兵，剛護送走了。她說，那岸還有傷兵，她還得乘這駁船，把他們都運過河來。當然沙布洛夫不能拒絕，迨至全連上船之後，她也就帶着經過窄船橋先上駁船，然後就轉到小火輪上去了。

船長是個不很年輕的人，穿着藍色上衣，戴着一頂遮陽已破、蘇聯商船水手的舊帽子，向甲板室內不知咕嚕了一句什麼號令，小火輪就開走了。

沙布洛夫坐在船尾上，雙腳吊在船緣外，兩手抓着欄杆。他又脫下軍大衣，放在身邊。河風吹拂